

雨帆集

刘宗武
• 诗词百首



● 诗词百首

雨帆集

献给国庆五十周年

四海
吉報今
河清
清中國
力創生
美江山

國慶五十周年

振威震
凌砥近
屹騰山前
此站起合
和古法除
五氣祥燕

帆以健往來未旗
磅礴通展風中壯國

聽我玉聲

沁園春雪
蘇軾風雨同舟中作
劉永年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行 址	地 址	经 销	编 审	责 任 编 辑	责 任 印 制	印 刷	开 本	插 页	版 次	定 价
雨帆集	刘宗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全国新华书店	莫文征	皮远乡	胡元义	重庆蓝天印制厂	850×1168 1/32	5	14页 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59-3442-2/J·787 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雨帆集

周巍峙



全国文联主席、国家文化部原部长周巍峙题书

诵时代强音
展心路历程

题雨帆集
柳斌



国家总督学、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国家教委原副主任柳斌题字

序

一

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部长

滕之帆

新中国五十大庆，刘宗武同志献《雨帆集》，得稿初览，欣然作序。

览诗词百首，感时代脉搏。词庆五十周年、红军长征、重庆直辖、香港回归、普九扫盲以及十五大召开等，天上人间，高山大洋，思想浩瀚，气势磅礴，又字随情纵，笔

洁语炼；写教育，词句多隽永，气韵存空灵；写揽胜，山水贯古今，草木通人性；写家庭，情绵意厚，劝勉励行；写轨迹，顿挫见奔逸，笑语伴艰辛。诗词是『私语方式』的个人化写作，但作者的个人感情画面又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时代绚丽画卷中带彩的一笔。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诗词既是时代的火炬，又是民族智慧的象征。诗词讲求内容形

式，讲究字句声韵，注重历史厚重，更重情景交融，意境独具。古代屈原、李杜、苏辛之后，现代毛泽东、陈毅又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大气磅礴，雄唱千古。在新世纪晨光曦微中，在新中国富强路上，在改革开放时代，在繁荣新诗同时，旧体诗词如何继承创新，如何弘扬主旋律，歌颂新时代，应倡导勇于探索的精神。这《雨帆集》就是探视春天的一株秀苗。

毛泽东同志题『诗言志』。我赞赏『古来贤守是诗人』，即『工夫在诗外』，首先是做人，是自身素质。渝北区（原江北县）教育，基础尤为薄弱。近十年来，突飞猛进，硕果累累，声名鹊起，现在是全国普九扫盲先进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重庆市首批素质教育实验区等。这当中，除改革机遇、党政重视、各方支持外，作为区委委员、区教委主任、党委书记的刘宗武，思路工作，

才识人品，内外公认。

海立云垂，雨激帆纵，继往开来赤旗擎。
新中国五十年，新世纪百年，就是也必将是
继往开来雨激帆纵的年代。作者也好，有识
之士也好，都是在也定将在雨激帆纵中书写
人生。

一九九九年八月九日重庆

序二 小谈旧体诗的写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莫文纯

记得前些日子为别人写的一篇序言中我曾经提出，做旧体诗要过三关：格律关、语言关和典故关。所谓格律，就是字数、韵脚、平仄；所谓语言，是指写旧体诗要用文言古词；所谓典故，是指诗中要含有典故。现在看来，此论仍有不尽周全之处，起码有偏重

其古色古香的一面，如照此标准写作，其作品容易迂腐陈旧，老气横秋，又如何反映时代、赞美生活呢！

近日读到刘宗武的《雨帆集》，很有些耳目一新的感觉。所写虽属旧体，却并无旧意，时代感和生活气息均较浓郁。细究起来，有兩種情况值得注意：其一，既是旧体，就不能不用旧辞古语，起码也要不文不白，但所表现的必须是崭新的内容。如歌颂抗洪斗争的佳篇《水调歌头·红旗》：『沧海横流急，

沉雷山河倾。九州涛峰浪海，汹涌问昆仑。
千里堤万杆旗，牵狂蛟志成城，巍然十亿人。
情真鬼神敬，天开画图新。

红霞染，江

水碧，地绿茵。长城雄证，炎黄精神铸永恒。
仰思百年激荡，眼底寰宇苍茫，檣阵横波行。
驾潮吞云吐，举旗任驰骋。』这首词思路蕴含
伟力，语言凝练流畅，气势磅礴恢宏，如朗
诵起来，定有压倒洪水的威势。这是靠内容
而使作品具有崭新面貌。其二，在语言上下
功夫，即在必要处插用当今口语，使整篇具

有当代色彩。如《剑气近·声讨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袭击我驻南联盟使馆罪行》中嵌入『泰
山挺脊柱，中国人不可侮』句，这实际上是
当代口语，虽然它是从古词演变而来。用在
这里非常贴切，与各句熔为一炉；至于《五
律·学雷锋》中尾联『新风谱盛世，无限为人
民』句，则有些古今掺糅，亦可说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还有《七律·黄鹤楼（二）》中两
联『吴钩少试黄鹤远，邓公纵意天籁来。发
展才是硬道理，开拓方为超群才』。后联为当

代口语，乍看略感不适，因为似乎有些影响平仄，却确切表达了当今的精神。作者追求的效果可能就在这里，所以不愿因文伤义。这两首七律，诗品极高，十分耐读感人。我以为，这种不死抱古人韵律，在必要时作些突破，这是今人做旧体诗很难避免的。有时是必要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创作态度。我想起当年聂绀弩老人的诗集《散宜生诗》，那当中珠玉成串，佳句连篇。但韵律并不是呆板的，甚至生造些新典，如削土豆时伤了手，

就管那土豆为『红豆』等。说明作者不把韵律看成过分呆板的东西，必要时也可破它一下，典也是可以造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求达到生动、幽默和诙谐的艺术境界。读了这样的诗，你不仅不会为合不合律而耿耿于怀，反而为之击节称赞。也许，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高手大家如此，常人也何尝不可试试。说到用典，这应该是古典诗词玄妙的一层，诗如果要追求大容量，用典不能不是重要的技巧。但也不尽然，《雨帆集》就用

典不多，也少去一层艰涩，使诗更易懂易记，便于诵读。不靠典，而是靠语言的鲜明，音节的明快，较强的概括力，加上意境的渲染等来加强诗的深度和包容量，不也是一种巧妙吗！（梁）锺嵘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蹶』；又说：『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这两句话，对我们如何掌握用词（包括用典）的度是一个极好的参考。诗是要做的，完全口语俚词，又怎能写出旧体诗的韵味；但诗也不可太做，过